



# 朱来喜回头

王云、江敏銳编写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朱来喜回头

王云、江敏銳编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朱来喜回头

王云、江敏銳編写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統一书号: T10111·535

书号: 1942·787×1092毫米1/32·1 $\frac{1}{4}$ 印张·24,000字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定价: (5) 一角一分

一九五九年的夏天。

在南中国的紙城——广州造紙厂的磨木車間里，这里是千万吨木头改头换面、粉身碎骨的車間，也是造紙工业的第一道关口。每一根木头經過这里就得腰斬、去皮、鋤掉骨节眼，然后服服貼貼的跟着傳送帶去被磨得粉碎。

这里沒有化浆車間巨大的蒸煮鍋和那刺鼻的硫酸气味，也沒有抄紙車間的飞旋的輪机和那热騰騰的蒸气；地方看来显得舒展了一些，但是那两台去年新装起来的圓筒去皮机也够你瞧的；当木庫打开，把几百根（十多立方米）木头傾倒在去皮机筒子上的时候，就活象一匹童話中的怪兽张开那吓人的大口，噴出那瀑布般的木头的口涎，那一刹那真是山搖地动、震耳欲聾。

就在这磨木車間的調木工段，有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小伙子，他高高的站在去皮机的操縱台上，样子就好象一个舵手站在高高的船台上。他闊嘴巴、尖鼻子，閃着一双机灵的眼睛，虽然身上穿的是油漬的工作服，可是头发却总是梳得整整齐齐、光光滑滑。別瞧他年紀輕輕的，可是他那年青的脸庞却长着不相称的皺紋，他那扳着去皮机开关的粗大而結茧

的手指和裂开的指甲，使你一看就知道这小伙子确有一些来历，经历过一些生活的风波。

这个年青人名字叫做朱来喜，是磨木車間的四級技工。

下班鈴响了，朱来喜急匆匆的走出車間，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迎面来了团小組長老莫，老莫笑嘻嘻的一把拉着朱来喜說：“朱仔，十一點鐘我們支部开个会，談談第三季度的增产節約和劳动竞赛……”

一听说要开会，朱来喜不知怎的就皺起了眉头，他嘀咕着：“我昨夜上零时班，疲倦得要命，正要回宿舍睡觉呢！”

老莫說：“我知道，你现在还有三个钟头睡，睡个觉就来車間办公室，开完会你还可以再休息。”

“唔，你們先开吧，要是我睡过了觉就不来了。”朱来喜支支吾吾的說。

“不，你还是来一来好，你已經好几次沒过支部生活了，要是怕睡过了觉，我来宿舍叫醒你。”老莫一片好心的說，显得有些着急。

朱来喜連忙推辞說：“不用了，不用了……”說着就三步两步的走向宿舍去。

宿舍离工厂的厂房不远，是一排排新建的整齐的平房，每座有两层；房間的床鋪是稍为挤了一些，但也显得光亮而且舒适。宿舍与宿舍之間还有那修整得相当好看的綠色的花坛，开着紅艳艳的大紅花。

可是朱来喜进了宿舍，他一分钟也沒有躺在床，立刻就出来了。嘿，他換上了一套熨得笔直的藍斜制服，下身是



一条咖啡色的絨褲，腳上蹬着一對擦得油光亮滑的黃皮鞋，打扮得光鮮整齊，象個新郎一樣。他跨上那輛“生產”牌自行車，飛也似的沿着平坦的工業大道直奔廣州來了。

同房的工友看着這位上零時班的小伙子這樣匆匆忙忙打扮一番趕着騎單車出廣州，就斜着眼睛對姓盧的青工笑着說：“朱仔一定出廣州找對象了。”

姓盧的工友雖說也是朱來喜的一個好朋友，可是他也不清楚朱來喜的去向，只是攤開手說：“又不是休假，誰知道他搞什麼……”



朱來喜騎着單車飛快的從河南走過海珠橋，又沿着長堤走到太平南。他沒有找那一個姑娘的家，却一直往大小茶樓酒館里鑽，象一條在污水里打轉的泥鰍一樣，鑽鑽這裡，又鑽鑽那裡。可是他今天好像不大稱心如意，一連上了好幾家酒樓茶室，有的遇上收了茶市，有的已經客滿，找不到座位了；最後他在西濠口的一家小食店里吃到了一碟“齋粉”，朱來喜就氣沖沖的大叫倒楣了。他騎着單車返廠，滿肚子氣，心里想：一世人能有多少日子？趁着青春年少還不吃好點穿好點，圖個光鮮快活，有錢又有什麼用？這日子可怎樣過呵！……

朱来喜回到宿舍，同房的工友见他上零时班也不睡觉休息，匆匆忙忙的跑来跑去，問他去那里，他也不答話，悶悶的躺在床上。这时老莫又来拉他开会，他没法推了，只好勉强参加，照例远远的坐在一旁，不吭声。听见别的工友兴高采烈的在談增产节约，談保証条件，談怎样改进工作、挖掘潜力，繼續大跃进……他听呀听呀，听的火起来了，开口就說：“哼，什么大跃进，跃鬼跃馬，有錢买不到东西，做死也沒有用……”他这几句話就象在池塘里突然泼下一盆污水，全场都鬧开了，团支书严肃的說：“朱来喜同志，你有意见就好好提出，这是討論劳动竞赛的会，你为什么要发牢騷？”只听见工友們七嘴八舌的說：“这算是什么意思，簡直是污蔑……”“共青团員說这些話，不害羞……”朱来喜还繼續大发牢騷說：“我二十几岁仔还未见过这样糟，上茶楼吃斋粉、斋面，还說是社会主义国家哩！”有同志立刻駁他說：“朱来喜，你說二十多岁未见过这样的坏日子，上茶楼吃斋粉斋面；我問你，解放前你上过茶楼嗎？”“我問你，你身上有錢一时买不到你要买的东西苦呢，还是你身上一个錢也沒有，而街上摆滿你要买的东西苦？”团支书又耐心的解释，现在市场上有些物品暂时供应不足，这不是生产少了，而是生产多了；但是人民群众吃的、用的也多了，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提高了，生产的发展还暂时赶不上需要。……工友們也紛紛批評他夸大缺点抹煞成績，拿片面的、暫时的现象攻击社会主义，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朱来喜的謬論在会上受到了同志們憤怒而严厉的批駁，他虽然觉得道理說不过人家，可是还不大服气，他說：“沒

东西买就是沒东西买，这是事实。不信你們出广州看看，我是直肠直肚的人，沒說假話。”他还气憤憤的說：“組織要怎样就怎样处分我吧！”

朱来喜对經濟生活的不滿以至发牢騷，詆毀大跃进、总路綫和人民公社已經不只一次了；自从今年上半年，市场上稍稍出现一些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他就象一只鼓了气的蛤蟆，不时在吹气、发牢騷。有一次，朱来喜在河南的农场遇上几个上中农，听见他們在那里嘰嘰咕咕說什么农村做得多、吃得少，浪費多、分配少……又曾在广州的茶楼听到一些小販和阿飞模样的茶客在高談闊論什么粮食不够，都出口去了……朱来喜听来半信半疑，想一想又似乎有些道理。当他吃不到东西的时候就以为这些人的說話是真的了。于是他不管青紅皂白，回到宿舍对着一群工友又发起牢騷来：“解放前什么都有得卖，现在有錢沒东西买，出粮（发薪水）又有什么用？”又說：“天天說增产都是假的，要是增产为什么雨鞋单車都沒得卖……”說得口沫橫飞，有个老工人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不客气的打断他的話說：“朱来喜，你說什么东西都沒得卖，你上班的工作服，下班的絨外套、毛衣，还有手表、单車、收音机……，这是哪里来的？你过去有过这些东西嗎？朱来喜，亏你还是个青年人，脑子生鏽了，过去的苦日子也忘啦！……”这几句話把朱来喜說得面紅耳热，哑口无言。他心里暗地里罵：你这些老头子懂什么享受，只懂得“死捱”、“托大脚”（奉承領導之意）。嘿，我可不是傻瓜，今天我不买东西，明天也許給別人买去了。

朱来喜在这些日子里，給那股歪风邪气吹的搖搖摆



摆，站不稳脚跟，甚至倒向反动的那一边了；散播了许多荒谬的言论，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这时候，却有的人说，朱来喜是个直性子，“炮仗颈”，脾气急躁，有什么就爆什么，他是“有口无心”，没考虑政治影响，没有意思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的；可是大部分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有害，害了同志，也害了革命事业。因为他不仅有不满党和大跃进的言论，而且还有行动，影响很坏。而有的团员同志就忍不住向团组织提出，象朱来喜这样已经严重丧失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攻击社会主义的人，应该严肃考虑能不能继续让他留在共青团的队伍内了。

工厂的团组织对朱来喜的团籍问题展开了争论，这时候，工厂的党委书记出来作了分析，他指出：朱来喜出身苦，过去饱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在他的流浪生活中，也受到了城市小商人和游民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影响，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忘了本，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瘤，思想上变了质，以至和社会主义对抗起来了。但他的思想本质还不是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党团组织还是应该教育他，把他从泥坑里揪出来。他还是有希望，可以改造好的。他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队伍来的。不应该把他丢在组织之外。

这一天，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老刘来找朱来喜，朱来喜以为党支书一定又来批评他一顿了，可是老刘却关心的问他生活过得怎样，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然后语重心长，又诚恳又严肃的说：“朱来喜，你的确忘本了，你试回忆一下，你过去的日子是怎样的，你从前的苦难是谁给你的呢？你原来

姓陈，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叫朱来喜呢？你现在的的生活又是怎样呢？比起解放前是好了还是坏了呢？这生活又是誰給你的呢？……”最后，党支书满怀希望的对他說：“你要听党的話，划清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綫，重新回到工人階級的队伍来！”

党支书老刘走了，可是他的話却象一根大槌一样，沉重地敲击着朱来喜混沌迷糊的脑子；也象一道亮光照亮了朱来喜的心。这一夜，朱来喜在床上翻来复去，一点也睡不着，他枕着的柔軟的花枕头，他盖着的簇新的棉被，他腕上戴着的大三針手表滴滴答答的声音……都勾起了他的重重的記憶。他从前睡的是什么？盖的是什么呢？这一夜，許多近几年来他已經許久沒有想过的事情：苦难的童年、辛酸的往事，这一下都象电影一样在他的心头翻騰映现出来。

他流起眼泪来了，他也分辨不出这是痛苦的眼泪、快乐的眼泪还是忏悔的眼泪？

然而这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他解放前每一天都是血泪斑斑的呀！

朱来喜——他为什么改名换姓，叫做朱来喜的呢？这就說来話长了。

## 二

二十四年以前，在广东省佛山鎮古老的祖庙附近，有一条狭窄的小巷，小巷的尽头住着一戶穷苦的人家。一家七口

有老有少，全靠老头子陈苏做木匠来糊口。有时做妻子的黄银也早出晚归到外面去挣点零活帮助点家用。家里有五个孩子：三个男孩，两个女孩。大儿子叫陈永棉，二儿子叫陈佳棉。

陈佳棉长到八岁的时候，正是广州、佛山淪陷，敌伪統治的黑暗年代。日寇汉奸伪警土匪互相勾結，无恶不作，都一起向人民吸血敲髓。这个可怜的木匠陈苏就曾經好几次无理被拉去坐牢，每次都被勒索得一錢不剩才苦着脸回家，一家七口經常都要捱飢抵冷。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傍晚，八岁的陈佳棉正偎依在母亲的怀里逗着刚学走路的弟弟玩。突然門外响起了一陣沉重而杂乱的脚步声，六七个便衣警探气势汹汹的闖进来了。

“你們为什么不交房租？”这几个家伙一进門就大声地吆喝。木匠陈苏知道大祸临头，他們又来敲榨勒索了，只好求情說：“生意清淡，迟些才交吧！”話还未說完，几个恶狠狠的伪警探就不由分說的把木匠捆綁了起来，还加上了手鐐。

一家人都吓得呆了，母亲苦苦地求情，狼心狗肺的伪警探眼見威吓勒索还没錢財到手，那肯罢手，索性連母亲也一起捆起来，好增加一些勒索的本錢。五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看着自己的父母被綁走。連一家的衣物錢財也被他們搜刮清光。

木匠夫妇被捆走，一家五个孩子沒吃沒穿，才十一岁的哥哥陈永棉就只好把照顧家务的担子挑起来了。

可怜的母亲在牢獄里惦记着无依无靠的孩子，流着眼泪

托人带个口信到自己的娘家，叫外婆来照顾这几个可怜的外孙。<sup>44</sup>年老的外婆战颤颤来到佛山鎮，拖着陈佳棉到伪警察局一打听，知道要贖回自己的女儿女婿非錢不行，可是陈家連半点值錢的东西也被搶光了，哪里去弄錢呢？再看着这群孩子沒人照顾，不病死也得餓死。外婆苦苦思量，迫于无奈，最后經過探监时和女儿阿銀商量，含泪将陈永棉、陈佳棉两个較大的外孙卖給別人，好把女儿女婿从獄中贖回来，总比眼睜睜看五个孩子一起餓死好。

这样过了几天，年老的外婆就带着这两个才十岁左右的小外孙，經過了街坊邻里的輾轉說情、介紹，才把陈永棉卖给东莞大片尾的一戶农家；把陈佳棉卖到大片尾另一条村的恶霸叶曹苏家里。这个叶曹苏是个鴉片烟鬼，又是个恶霸地主，还做販牛的生意。家里有枪枝，动不动就拿枪出来威吓人，乡里誰也怕他。他家有兩個女儿，可是衣来伸手，飯来张口，什么活都不干。陈佳棉来了之后，家里所有的看牛、刈草、煮飯、洗衣服、打扫地方……什么粗活細活都落到这个八岁大的孩子身上。陈佳棉起早摸黑，从朝忙到晚，吃的是他們吃剩的冷飯菜汁，而且有时出去干活，一天只能吃上一頓；盖的是烂席、烂棉胎，工作稍不順鴉片烟鬼的心，就得捱上一頓毒打。

有一天，陈佳棉牵着牛到山野去，这头牛看见田里长得青葱的水稻，就貪婪地走过去吃了几口。那时陈佳棉年紀小、力气小，拉不住这头牛，恰巧給后面走来的恶霸叶曹苏看见了；姓叶的不問情由，把陈佳棉的衣服通通脫光，反縛着他的双手，然后抽出步枪的铁通条，把陈佳棉直打得奄奄一息。



这时，伪警探收到了外婆卖掉两个外孙的钱，总算把黄银从监狱中放出来了。黄银按着母亲的指引，带着大女儿来到了恶霸的家里探望自己的孩子。母子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被恶霸糟蹋得不象人形的小陈佳棉，心里有千言万语要向母亲倾诉，可是却塞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小陈佳棉倒也聪明，他翻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露出一道道瘀黑的伤痕给母亲看，这

就是他卖身生活的烙印。母亲看见真是心如刀剐，眼泪象缺了堤的山水，扑簌簌的流个不休。可是，没有钱，这又有什么法子呢？何况丈夫还在监牢里没有出来。最后，母亲只有吞着眼泪，在恶霸的轻蔑而凌厉的眼色下离开了受苦的儿子。

苦难的日子还没有尽头，有一次叶曹苏发脾气，把陈佳棉摔在地上，陈佳棉的眼睛给地上的石子碰伤了，第二天就肿痛起来，肿得豌豆粒那么大，睁也睁不开；只有去恳求恶霸夫妇让他歇一天不去放牛，那姓叶的恶霸一听这话，霍地从



鴉片烟床上跳起來說：“呸，病死就算，我的牛比你的命貴，瘦了一斤肉也要剝你的皮。走，快走！”說着就把陳佳棉推出大門。陳佳棉只好忍着要命的眼痛去放牛。這時，烈日當空，把他晒的头昏眼花，眼痛的更厲害，一陣暈眩，便倒在樹下歇息一會；醒來一看，剛才還在吃草的水牛不見了，吓得他魂不附體；找了好半天，才踉踉蹌蹌的走回葉家，心想這一回准要給那姓葉的活活打死了。

姓葉的一見陳佳棉回來，好象未卜先知似的就問：“牛呢？怎麼不見了？”陳佳棉還來不及答話，姓葉的就剝下了陳佳棉的衣服，又抽出了一根“七九”步槍的鐵通條來，要他跪在地上，並且要他說以後放牛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可是這個八歲大的小孩子却死也不肯跪，他沒求饒，却倔強的罵道：“鴉片烟鬼，我不是你生的，我是沒有錢才賣給你的，你拿人不當人，我明天就走回佛山老家去！……”

這把姓葉的气得瘋了，他用麻繩捆住了這個孩子赤裸裸的身子，接着又用步槍的鐵通條把他打的皮開肉綻，然後把他捆在晒谷場的一棵樹下。為了怕他把繩結解开，還在他背后的繩結上吊起一塊大石頭，把陳佳棉的手吊得酸軟麻木了。

惡霸冷笑了一聲，回去睡覺了。原來他在陳佳棉放牛昏睡的時候早把牛牽回家了，因此陳佳棉醒來到處找不見牛。

這時是深秋時節，他被夜風吹得發抖、全身長了雞皮疙瘩。他又餓又冷，死去活來，拼命的喊了幾聲“救命哪！”就昏倒過去了。

突然，晒谷場旁邊的一戶人家呀的一聲打開了門，躡手躡腳的走出了一個老大娘，她是葉家的鄰居，平時陳佳棉

叫她做叔婆。她輕輕的解开了陈佳棉身上的麻繩，把他救醒領回家里，让他穿上自己儿子的衣服，然后拿出几斤米和一些零錢給他，对他說：“你这个苦命的孩子，这是我們几家邻居湊給你的一些米和一些錢，你赶快逃走吧，不然总有一天会給这姓叶的鴉片烟鬼打死的！”

这样，八岁的陈佳棉就星夜逃出了虎口。他无家可归，不知到哪里去，只是见路就走。第二天就走到了一个墟場，把叔婆給他的零錢买了兩碗白飯充飢，然后逢人便問要不要看牛仔；可是別人看見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又沒有大人帶着，都搖搖頭走开了。

这一夜他就在墟場上人家摆着的空桌子上睡，第二天起来，发觉身上装着几斤米的米袋不见了，零錢也一个不剩，都給別人偷光了。他一連两天沒有一粒米下肚，餓得头昏目眩，瑟縮地坐在一家旅店的門前。一对商人模样的打扮得油头粉面的夫妇探知他是逃跑出来的孩子，就假情假义的說：

“我們是做生意的，家里沒有孩子，你做我的干儿子吧！”

陈佳棉这时正是走投无路，只有答应了。第二天，那两夫妇把他帶上电船，交給一个老太婆。不一会，电船开航了，那两夫妇也不知去向，原来这老太婆是个人販子，她把陈佳棉带到了河源，然后把他賣給一个沒有儿子的小販朱元石。朱元石的妻子是个搬运工人，也有两个女儿。来到朱家之后，陈佳棉就改名換姓叫做朱来喜了。这就是朱来喜这个名字的来历。

朱来喜总算来到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庭。虽說朱元石这个养父对待陈佳棉不知比那姓叶的恶霸好上多少倍，但是貧苦总离不开他，年幼的朱来喜还得帮助养父做小販，掙点錢幫

助家用。他在河源的渡口摆卖香烟、糖果、牛肉丸等小食品；有时背着麦芽糖到码头、戏院到处叫卖。那时是抗日战争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虽然朱来喜和养父养母终日辛劳，但他摆的牛肉丸劳动人民吃不起，有钱人家又不爱吃，生意不好，更经不起市场物价波动，不久就连他家的老本也蚀光了。为了生活，十三岁的朱来喜就不当小贩，来到东江的木船上做苦工，撑船、拉纜等什麼粗活都得干。干了一个时候，又有人介绍他到东江的电船上当杂工，他除了船上的杂务要干之外，还得侍候船老板；船老板吃饭的时候要站在旁边倒茶、盛饭；要等别人都吃过了，自己才能到厨房去吃点残羹剩饭。有一次船老板拿了一大堆汗臭的内衣要朱来喜去洗，朱来喜稍为迟疑了一下，“拍！”的一声，船老板便一巴掌打过来了，朱来喜顿时觉得满天星斗，面庞热辣辣的。船老板还恶狠狠的說：“你不洗，就开除你！”

还有一次，电



船在夜里航行，老板要朱来喜到厨房去冲茶，朱来喜提着茶壶从船舷走过，船舷又湿又滑，那里灯光又暗，一不留心，朱来喜骨碌一声就跌进河里，幸亏他会游水，才吃力的攀回船上来，浑身浸得象个落汤鸡一样。可是船老板不但没说半句好话，还瞪着眼睛粗声粗气的呵斥他：“谁叫你不小心，贱骨头，淹死了也活该！”

东江的水滚滚的流，受苦的朱来喜流的眼泪何时休？多少个日日夜夜，朱来喜在那风雨渡口的烂茅棚里偎依着年老的养父挨饿；多少个日日夜夜，朱来喜站在东江的码头上，瑟缩地叫卖过香烟；多少个日日夜夜，朱来喜拖着瘦小的身子，吃力地拖着粗大的纤索，一步一步走在那刺脚的沙滩、岩石上；多少个日日夜夜，朱来喜噙着眼泪蹲在阴暗而潮湿的船舷倒茶倒水呵……

日夜奔流的东江呵，它是朱来喜苦难的童年的见证。

日夜奔流的东江呵，它不单载着朱来喜一家的哀愁和眼泪，也载着粤东人民的苦难和眼泪；解放前的东江，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恶霸、大天二耀武扬威的水上运输线，也是反动派劫掠、行贿、走私、贩毒、发洋财的渊藪。自然也有我们人民的武装和斗争。不久，电船被反动派封了，朱来喜连那一份微薄的苦差也失掉了，苦难和穷困包围着朱来喜的一家……

### 三

漫漫的黑夜终于升起了太阳，呜咽的东江终于发出了欢